

談「金瓶梅」的電影和小說

魯稚子

「金瓶梅」是我國一部著名的奇情小說，在舊小說裏，它和水滸傳、西遊記、封神榜並稱為絕代奇書，但金瓶梅的魅力則更大，人們都為其中細膩的性描寫，和香艷的詞曲賦，而感到新奇，而覺得生動，歷代以來的讀書人，對於這樣一本轟傳不息的名著，都希圖着先睹為快，可是社會上却把它當成一部不良讀物，不能公開閱讀，而且也沒有書店願意刻印和發行，大家都

迷信售賣這書是一種缺德，但相反的也有人熱心於搜羅與收藏，認為家中存有這樣一部書，是可以避邪去鬼，不管怎麼說，金瓶梅是變成了人們偷着看的書，這情形正和早先歐美禁銷「尤里西斯」與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景況相同，它是暗中在流行着的絕妙奇書。

雖說這書是在暗中流傳，但公開研討的風氣却很盛，有很多人認為金瓶梅的精彩處，不在它性描寫

的細緻，也不在它詞曲賦的艷麗，而是在於人性的刻劃，和對社會生活的寫實手法；於是有更多的人主張，乾脆把這性與情的描寫部份刪去，再另行刊印，讓這書能正式的在市面上銷行，使大眾能欣賞到這書真正的意義，就這樣金瓶梅是和後代世人見面了，可是它的版本，却是名目繁多，時至今日，研究金瓶梅的版本，也成了一種學問，雖然不像「紅學」那般發達，可也真

需要花費一番考證工夫。

現存的「金瓶梅」版本，最早的當然是「金瓶梅詞話」，它是一九三二年在北平發現，後來收藏在北平圖書館中，戰後歷經十餘年，日本於一九五九年舉辦「日光一千二百年文化史展」，日光的輪王寺特別把他的藏書參加展出，其中也有一部「金瓶梅詞話」，也同樣是屬於最古的版本，如果北平圖書館所收藏的那部「詞話」，沒有在戰時失散的話，那麼現存在世的原始版本就一共有兩部了。

根據日本天理大學教授鳥居久靖所作的「金瓶梅版本考」一文中說，金瓶梅現存版本共有六種：

(一)金瓶梅詞話（北平圖書館及日本日光輪王寺收藏）

(二)新刻繡像金瓶梅（北平圖書館藏）

(三)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（日本內閣文庫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）

(四)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（日本天理大學藏）

(五)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）

(六)第一奇書（清康熙年間張竹坡所刊行）

在這六種版本中，前五種都是明朝刻刊的，其中三、四、五的名稱雖同，但版本有異，第五種經考證之後，肯定是明崇禎年間所刊行的，故又稱為崇禎本，這崇禎本曾在北平分別以影印本及活字印刷本發行，而「金瓶梅詞話」的古本，也曾經被影印發刊，唯數量極少，現在所知擁有「金瓶梅詞話」最初的影印本，也是日本人倉石武四郎，這已經成爲一項珍貴的財產了。

在這六種版本之外，還有「新刻金瓶梅奇書」（八卷本），而現時坊間各書店可以買到的則有「古本金瓶梅」和「真本金瓶梅」。同時又有專唱反調，描寫武松迷戀潘金蓮，和西門慶形成了三角之戀的「新編潘金蓮」，日本作家龍澤馬琴也著有「新編金瓶梅」，對於武松和潘金蓮的愛情，也有着委婉而含蓄的描敘，寄予着相當的同情，這些都是金瓶梅真版本以外的附產品。

實際上這六種版本，一般又歸納爲兩類，一類爲詞話本系統，即包括金瓶梅詞話、新刻金瓶梅詞話，以及根據這詞話本，而做刪節和增添者，均屬之。一類爲新刻本系統，即包括第二至第六種均屬之，現今的古本和真本也屬之。

「金瓶梅」的故事素材，主要

的雖然是依據「水滸傳」而來，但却是經過了重新創作，另有其組織體系和中心題義，奇怪的是自詞話本到新刻本，其中竟有着很多明顯的差異，讀來不僅意義不同，趣味也不同，而且是一開始就各走各的道路，現在我們試以第一回為例，來做一個概略的說明：

甲、詞話本——

第一回 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

金蓮嫌夫賣風月

詞曰：丈夫隻手把吳鉤，欲斬萬人頭，如何鐵石打成心性，却爲花柔。請看項籍並劉季，一似使人愁，只因撞着虞姬戚氏，豪傑都休。

此一隻詞兒，單說着情色二字，及一體一用，故色綢于目，情感於心，情色相生，心目相視，亘古及今，仁人君子，弗合忘之。……

乙、新刻本——

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

武二郎冷遇親哥嫂

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

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

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

教君骨髓枯

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，一個修真煉性的英雄，入聖超凡的豪傑，到後來位居紫府，名列仙班，率領上八洞神仙，救拔四部洲沉苦，一位仙長，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，單道世上人，營營逐逐，急急巴巴，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，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，到頭來同歸于盡，着甚要緊。……

從這兩個不同版本的第一回，

就可見出他們的「序場」不同，連回目都不同，雖然主題都是着重於戒色戒性，但所撰寫的內容，却完全不同。詞話本是於序詩之後，立即敘述項羽和虞姬的故事，以及劉邦的事跡，和他死後呂后如何毒殺戚夫人，使之成爲「人彘」的可憐境遇，以歷史爲例，來說明色與情的禍患；而新刻本則是對一般酒色財氣之爲害做一通論，把重點安置在色字上，就兩者來比較，詞話本的「頭」，顯然是相當的考究和吸引人。

原來，新刻本是根據詞話本修刪改訂而成的，由上述的例子，可知有若干的地方被刪，又有若干的地方被改，在詞話本的第八十四回，是「吳月娘大鬧碧霞宮，宋公明義釋清風寨」，這後半段的故事，

是借用了水滸傳第卅二回，宋江前往投奔花榮，却落入清風寨三頭目手中，後來誤會得釋，三人忙加款待，這時山中又捉來了一位婦人，矮脚虎王英欲與之成就好事宋江力救而釋放之，和這裏作者把此一婦人改爲吳月娘，使情節融成一體；但到了新刻本之中，這八十四回却成了「吳月娘大鬧碧霞宮，普靜師化緣雪濶洞」，把宋江救月娘一節刪掉，另改爲吳月娘一行夜逃荒山，見一石洞，得遇老僧，這也是刪改的又一例證。

詞話本與新刻本之間，除開情節的刪改之外，還有語言的刪改，鄭振鐸在「中國文學研究」上卷「談金瓶梅詞話」文中，即曾指出：詞話本多是山東方言，新刻本乃加以刪改，增加了部份江南方言，以便利南人閱讀。也許當新刻本蛻化

而出之時，一方面固然是刪減去了詞話本中的那些「豔詞」，以求作品內容的淨化，使之符合傳統道德的尺度；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爲了便於閱讀和廣於流傳，因而情節也力求通俗，去除「歷史事件」而改用「神話傳說」，如詞話本開始之引用項羽劉邦的例子，而新刻本則改用呂洞賓傳說中的詩句，同時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，也希圖使之南北皆通，能够流行，至於這種刪改更動之後，在文學價值上所造成的是非功過，那是很難有人能够超越於道德之上，來給它下一個客觀的評斷。

金瓶梅版本之複雜，的確是相當的擾人，就是在新刻本之中，也由於彼此版本之不同，而呈現了大同小異的局面，以現時書店可以買到的「真本」和「古本」而言，內

容也不盡相同，其實這兩部版本，據說都是依照張竹坡所評註的第一奇書本，所刪減和增改而成的，但一經動筆修改之後，這兩本書也就面貌不同。

「真本金瓶梅」的前五回，除了介紹男主角西門慶，和他那一批吃喝玩樂的朋友結拜爲酒肉兄弟之外，即集中筆墨來寫武松、武大、潘金蓮，和王婆受賄設計，西門慶奸情得逞的故事，這和詞話本相同，都是從一百二十回本「水滸傳」中的第二十三回至二十七回，脫胎改寫而來，從單一的事件，採密集的方式，先把男女主角襯托了出來，做爲一部長篇作品的開頭，它是够緊湊，且有強勁的衝擊力量。

「古本金瓶梅」的前五回，同樣除了介紹西門慶一批人結拜之外，却分成了幾條支線來寫，第一是

寫西門慶這批人吃喝玩樂的情形，以及他對花子虛謀財不義之用心；第二是寫西門慶由夢到向道士詳夢，而知與潘女有緣，幫閒之應伯爵乃訪婆，求拉攏好事；第三是寫西門慶的家庭，介紹他的衆妻妾，三房卓二姐由病到死；第四是寫男女主角的相識和相戀。從這裏可以看出它描寫的幅度較廣，雖然筆墨分散，但還是井然有序，尤其難得的是採對比的方式，從結拜到對花子虛謀財，從卓二姐病死，到對潘金蓮調情，這種穿插跳寫的場面，是很有戲劇效果的。

但這「古本」刪節改寫的地方比較多，以致連原有的回目，它都刪掉了，例如「真本」的第八十二回「陳經濟狗肺狼肝，潘金蓮熱心冷面」，這是各種版本書都有的，可是「古本」中却「掉」了，它把

這一回的情節，連同八十三回的情節，拼湊之後合爲一回，即是古本的第八十三回，像這樣的情形有好多處，這些都是需要人去細心查對的。

「金瓶梅詞話」是蘭陵笑笑生所作，根據馮沅君在「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」所說，這是明朝嘉靖年間的作品，很多人以爲這書的真實作者是王世貞（鳳洲），並且說他作這部書是爲了替父報仇，因而張竹坡有「苦孝說」，在「寒花盦隨筆」中更記載有這一段傳說：

「世傳金瓶梅一書，爲王弇州先生手筆，用以譏嚴世蕃者。」接着說明鳳洲之父忬，死於奸相嚴嵩父子之手，實則出於唐荆川（順之）之謀，荆川好書畫，鳳洲乃撰此奇書，並以毒水濡墨印刷，奉之荆川，唐荆川甚急，墨濃紙黏，卒不可揭

，乃屢以指潤口津揭書，嘗盡，毒發而死。

但也有人認爲這書的作者不是王世貞，更不是嘉靖年間的作品，吳晗在「讀史劄記」書中，有一篇「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」的文章，就說到這書起稿的年代，應在隆慶二年（一五六八年）以後，萬曆十年（一五八二年）以前，脫稿的年代，應在萬曆三十年（一六〇二年），最遲是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年）以前。

最早有記載讀過這書的是袁中郎和畫家董其昌，袁於萬曆二十年進士及第，出任吳縣知事，後來辭官閒居眞州，和董交往密切，在「袁中郎全集」曾有他在萬曆廿四、五年間寫給董的信：

「……金瓶梅從何得來？伏枕略觀，雲霞滿紙，勝於枚生七發多

矣，後段在何處？抄竟當於何處倒換？幸一示之。」

從這信裏可知當時他所讀的是抄本，且不完全，至於這書的梓版行世，根據魯迅的「中國小說史略」所載：金瓶梅的初版刊行，當在萬曆卅八年（一六一〇年）。沈德符的「野獲編」也記有他在萬曆卅七年，曾在北京向袁小修抄得金瓶梅全帙，携回吳地，當時的戲曲家馮夢龍（猶龍）見之大喜，慫恿書坊以高價收購出版，但爲沈所拒，唯不久即在吳地懸之國門，其印行時間，可能就是在萬曆卅八年。

金瓶梅一書的評價，一直是人們所議論的中心，東吳弄珠客爲這書所作的序，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說：「金瓶梅穢書也」，而沈德符在婉拒朋友們勸他刊印金瓶梅之時，也說：「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，但

一出則家傳戶到，壞人心術，他日閻羅究詰始禍，何辭以對？吾豈以刀錐博泥犢哉！」由此可看這小說在當時是如何的不登大雅之堂，而且也頗有毒藥猛獸的味道，讓人裹足不前。

話雖如此，袁中郎却認爲它：「雲霞滿紙，勝於枚生七發多矣」，枚生就是漢朝文學家枚乘，他以寫實的筆法作了「七發」，用以諷刺當時的政治社會，袁中郎的獨具慧眼，對之力加推崇，嚴格來說，並不爲過。

我們若從現代文學的觀點，來重新探討金瓶梅，當可發覺這書中有關男女「性情的」描寫，以及對人物「心理的」刻劃，都極符合現時代的流風。本來性與暴力，已是目前文學藝術所時尚的兩項素材，從小說到電影，對於這類情節的運

用，都有相當的技巧，我們看田納西·威廉斯（Tennessee Williams）的「慾望街車」、「熱錫屋頂上的貓」、「史東夫人的春天」和「巫山風雨夜」，乃至近年愛德華·奧比（Edward Albee）的「誰怕吳爾芙」，他們所寫的人物和劇情，都或多或少帶有着一種「金瓶梅」的形跡，我們如果真以「現代的」角度，來再讀金瓶梅，就又会覺得弄珠客的第一句話，與沈德符所就心的，都有些偏、也有些過份。

當然，我們撇去一些人所謂的「淫穢部份」，這金瓶梅依舊有它卓立不凡的成功之處，它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影響，早已有很多人給了它肯定的價值，特別是後來「紅樓夢」的著作，就強烈的受着它寫人寫情的啓示，這也是很多人都承認

的，除此之外，還要探索這金瓶梅的特色，我們且再把它分成兩方面來談——

第一、社會性的特色

金瓶梅的故事背景，是安置在宋朝徽宗的年代，書一開始就對這時代背景，有一個簡單的介紹，那時的朝政是由四大奸臣高俅、楊戩、童貫、蔡京所獨斷專擅，他們爭權奪利，演成新舊黨爭，小人在位，君子盡去，而且橫征暴斂，民不聊生，因而各地盜賊蜂起，天下大亂，在山東的有宋江、在江西的有王慶、在河北的有田虎、在江南的有方臘，這四人聲勢浩大，騷擾各州，號稱替天行道，實則殺人放火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終至金人入侵，徽欽二帝被擄，史稱「靖康之難」。

作者以這樣一個動亂不安的社

會，來孕育和生產出以西門慶為圓軸的淫逸放蕩的故事，顯示了只有在荒唐的社會，才會有荒唐的人慾和荒唐的事件。

同時，作者也應用了歷史的映照，他的創作時代是在明萬曆年間，但這是一個導致明朝走向腐化敗亡的時期，神宗（萬曆）在親政之後，曾長時期不理政務，只是一心信神，一味玩樂，因而大權握於奸臣之手，小人得志，正人避走，結果造成東林黨爭，社會奢侈浮華，民間窮困疾苦，內部盜賊接踵，外則倭寇犯邊，也是一幅動亂不安和淫逸放蕩的景象。

作者處身在這樣一個動亂不安的時代裏，眼見社會淫逸放浪，蔚成了一股風氣，他內心深有所感，在熱情激盪之下，於是他以寫實的方式，寫出了這部小說，用來反映

時代的面貌和社會的生活。

鄭振鐸在「談金瓶梅詞話」中就指出：「這是一部偉大的寫實小說，赤裸裸的毫無忌憚地表現着中國社會的病態，表現着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景象。」梁啟超所創辦的文學雜誌「新小說」，也曾刊過平子「論金瓶梅」一稿，他說：「金瓶梅一書，作者抱無窮冤抑，無限深痛，而又處黑暗之時代，無可與言，無從發洩，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。其描寫當時之社會情形，略見一斑。」

在魯迅的「中國小說史略」中也說：「金瓶梅作者熟知當時的社會生活，以暢達而細膩的文筆，用假借的暴露和含蓄的暗示，把二者相異的場面，來做對照的描寫，變化多端，是同時代的小說所無。」這些評說和分析，都可見出金

瓶梅一書的社會性的價值，它一方面是開展了寫實主義的創作道路，對於人情百態，對於社會萬象，都做了真實的抒寫，從西門慶的大家庭內推及到官吏、以至於市井之間，形形色色都勾繪得活躍生動。另一方面是表達了作者深沉的現實意念，在當時政治社會的腐化和污濁之中，王陽明的思想學說，也正為有心人所倡導着，希望能救人心而振頹風，顯然作者並沒有積極的投身於這一潮流裏，他只是冷漠而深沉的，幾乎是挾着一股悲憤，來寫着「反面的」文章，他的主題意念究竟在那裏呢？劉廷璣的在園雜志中認為：

「深切人情世務，無如金瓶梅，真稱奇書。欲要止淫，以淫說法；欲要破迷，引迷入悟。其中家常日用，應酬世務，奸詐貪狡，諸惡

皆作，果報昭然。」

金瓶梅詞話中弄珠客的序文，對作者所抱持的主題意義，也曾做了一番說明：

「……然作者亦自有意，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如諸婦多矣，而獨以潘金蓮、李瓶兒、春梅命名者，亦楚禱杌之意也。蓋金蓮以奸死，瓶兒以孽死，春梅以淫死，較諸婦更慘耳。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，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，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淨婆，令人讀之汗下，蓋為世戒，非為世勸也。」

我們從書中即可明顯的窺探到了作者要人知所警戒的意圖，這份警世醒人的用心，從他對事物犀利的諷刺，和着墨的深刻落力，是可以看出他在反映現實社會時，所顯露出來的譏嘲意味，的確是深沉而且

滿含着痛苦，有些像是小丑在逗樂逗笑之時，眼眶內却閃動着慨嘆與無奈的淚光。

第二、戲劇性的特色

自古希臘的戲劇，特別講求「衝突性」之後，時至今日，衝突仍是戲劇構成的基本要素，我們對於戲劇的衝突性，經常舉出下列的一個例子來做說明，用以表示這種衝突的層次和力量——

一個執法的治安人員在追捕一個犯法的歹徒，在這執法與犯法之間，和在追與逃之間，立刻表現了衝突的景象，但這是最基本的一種衝突態勢，如果這執法和犯法二人之間，具有一種骨肉血親的關係，於是在追與逃之時，以及捕獲之後，其衝突的力量立即加強，這是最動人的一種衝突態勢。

這種衝突態勢，也就是來自倫

理的衝突，在古典文學作品中，這類情節的編撰比比皆是，莎士比亞的劇作如「哈姆雷特」、「馬克白」、「李爾王」等，都是從倫理的衝突上來寫戲，最著名的古希臘悲劇「歐德柏斯王」(Oedipus the King)，他描述殺父娶母的故事，表示了命定的慘劇，作者蘇福克里斯(Sophocles)是當時一位詩人，他從古典神話中取材，把這故事編得悽厲動人，一種訴之於命運的無可奈何，一種訴之於親情的倫常衝突，那份強烈的悲劇性，讓人震顫和覺得悚慄。

金瓶梅的故事，也正是架築在倫理的衝突上，且不說西門一家的糾葛，包括明爭暗鬭在內，我們只着眼於西門慶和花子虛的結為兄弟，論情誼已誓同手足，但西門慶却在暗地裏謀其財，且奪其妻；而他

的女婿陳經濟自來到西門府宅之後，却也竊玉偷香，和丈人共分春色，至於最初的潘金蓮偷情，毒殺武大郎，以及西門慶設計放逐武松，這都是親情倫理的衝擊，最後武都頭(松)的殺嫂祭兄，那也都是親人的慘劇，看來使人驚心動魄，而這幾支衝突的劇線，已是全篇小說的主幹，所以它的戲劇性極為強烈。

這反倫理的情節，雖然具有着強烈的戲劇性，但金瓶梅書中人物的特殊性格，也是很有戲劇性的，男主角西門慶是一個性格複雜，心理狀況極不平衡的人物，他有明顯的性虐待傾向，不時手執馬鞭，抽打他所寵愛的潘金蓮和李瓶兒，從外表看來，他是位風流人物，也是個色中魔鬼，但這只是他生活的一面。他的另一面却是巴結權貴，吹

拍阿諛，在地方上取得特權地位，以炫耀鄉里，他不是一個單純的人物，他不斷的在正常與反常之間徘徊，時而流露他的真實性情，時而見到他的虛偽造作，這樣的角色，先天上具備多樣式和多姿采的特點，現代電影中就常有這種類型的人物，例如彼得奧圖在「雄霸天下」和「將軍之夜」以及其他片中所飾的角色，就常是這樣。

至於女主角潘金蓮，她的大膽放蕩，恣意而為，熱情奔放，更是有突破時代性的作為，但她在實際環境之中，却也不是一味以自我為主體，她顯得工於心計，善於應對在西門的大家庭內，她要擊敗諸女而取得西門慶的寵愛，看她所施展之各種手腕，就如同一臺好戲，再如李瓶兒、應伯爵、吳月娘、陳經濟、龐春梅、王婆等人，都各有其

代表性，全書人物刻劃的突出，是他最可稱道之處。

金瓶梅一書就由於一是反倫理的衝突情節、二是多變化的人物造型、三是超道德的性之遊戲，因而見出其戲劇性的濃厚，再加上一般人對這書好奇心的強烈，所以多少年一直是電影界所希望拍攝的題材，但想歸想，真有勇氣敢把它搬上銀幕的仍然是很少，首先是如何處理的問題，要怎樣表現？才能邀得社會人士的了解，而不覺得它是傷風敗俗，同時還能通過電影檢查的尺度，且認可這是屬於藝術的創作，這些問題的主要關鍵是在觀念上，於是看來簡單的，實際却最不易解決。

也許就是這個緣故，因而多年來真正以金瓶梅來拍成電影的還不多見，最多只是用其中一個片段，

例如「武松血濺鴛鴦樓」之類，但也是採取水滸的資料，真以金瓶梅為根據而拍成片子的，近年來當以李翰祥的「金瓶雙艷」最引人注目，這片子是由胡錦、恬妮分飾潘金蓮和李瓶兒，而由楊羣扮西門慶，全片故事是由金瓶梅濃縮改寫，注重於性遊戲的描敘，主要的情節是詞話本上的第十三回及第十四回，性與愛的場面拍得頗為細膩，畫面也頗見美感，在香港所盛行的以色情為主的成人電影中，這部「金瓶雙艷」是相當受到歡迎的，聽說李翰祥有不少關於金瓶梅的資料，但可惜只做了媚俗譁衆取寵的工作，並沒有把時代意義和主題意識明確的宣達出來。

到是日本電影「金瓶梅」，拍得頗為考究，這片子是由大和屋竺編劇，若松孝二導演，我當時在東

京看過這電影之後，就去買了一本電影劇本來看，知道他們在編導這影片之前，曾經研讀了金瓶梅詞話，並且以它為藍本，同時也參考了「新編金瓶梅」一書，這才編成了劇本，在電影拍攝之時，有些畫面的安排以及構圖的設計，是來自詞話本上的記述，或是繡像本上那些插畫，同時這片子還洋溢著兩個顯著的特點：第一是保留了細膩的裸體表現，第二是加強了社會背景的描述，整部作品就在這兩者交錯襯照的映現中，顯得趣味十足，而且主題明顯，這是「金瓶雙艷」所欠缺的。

電影的金瓶梅和小說的金瓶梅，自然有很多的不同，在一個多小時的放映時間內，也實在無法容納全書的情節，因而難免要在取舍之間做一選擇，甚至爲了加強效果，

或是爲了適合電影的表達，而做若干的改動，現在特別把這兩者的情況，來做一個概略的比較，並加以說明。

第一、情節的處理：電影開始的情節，是和詞話本相同，描述西門慶驚豔、王婆牽線、金蓮殺夫，不同的是強調了武松回家探親，嫂誘小叔，武松內心痛苦而矛盾的過程，以至於他後來殺嫂爲兄報仇之時，心裏復充滿了憐惜之情，那股憤激而又複雜的心理意向，描寫得頗爲有力，電影從「人的」及「心理的」方向來加深做探討，工力不弱。

同樣的心理探討，也可見於西門慶的描寫上，他揮鞭打人，一臉憤怒，但在女性的哀泣聲中，他又婉轉動心了，終至於擲鞭於地，擁之入懷，慰撫有加；在李瓶兒母子

死後，他每日沉醉酒鄉，狀若瘋狂，以追逐美女爲樂，他底不正常的心理，表現得相當生色。

電影的情節是純粹以金蓮、瓶兒和春梅三人所發展的事件爲主體，因而刪去了一些重要的枝節，例如韓道國夫婦這一條線的戲，另外有關西門慶巴結權貴乃至官場的戲，也都被刪略掉，隨着這些情節的刪去，則其主題的表達，也相對的減弱了，全書對於社會面的描繪，電影所描繪的面，則縮小了，只是表現了亂世淫樂的一面而已。

影片裏還有一支劇情，是原書中所無，那就是潘金蓮對於武松的思念，她身在西門宅院，但却幻念着這位打虎英雄的小叔，劇本中有好幾場戲，都是在潘金蓮與獄中的武松之間，做着雙線交錯的描寫，編劇做這樣的構造，主要是在加強

潘金蓮的心理刻劃，以顯示她的情實意，但也由於電影做了這樣的安排，以致潘金蓮這個人物純粹變成了暴力下的犧牲者，和原著有了很大的距離，連帶意義也受了一些歪曲。

第二、寫作的技巧：金瓶梅是章回小說的一般寫法，直線發展，從頭開始，一路敘說到底，但電影的寫法，大和屋簷却運用了雙線發展的技巧，以「現在時態」和「過去時態」來交互穿插，進行整個故事，戲的開頭是應伯爵衣衫破爛，躑躅在荒野之上，這已是一個盜賊出沒的亂世時期，他在身遭艱難之後，不禁回想起歷歷的往事來，那是世紀末的繁華，他整天跟隨着西門慶遊蕩，因而結識了潘金蓮，全片就在這一回想的基礎上展開，用了雙線交揉的進行方式，使人不覺

平鋪直敘的枯單，同時反見出它活潑和多姿采的技巧來。

所謂「現在時態」，在片裏是一個動亂的社會，這時盜賊出沒，羣雄四起，梁山泊的好漢縱橫江湖，電影就從應伯爵及武松的回憶，而展示出「過去時態」裏的事件來，過去，也就是在動亂之前，社會的生活腐化，人們沉浸在淫逸歡樂之中，過着放浪而荒唐的日子，西門慶的家庭被寫成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。

電影在採雙線交替進行的寫法之外，同時也為配合人物心理的動態，因而也有了幻想性的場面出現，例如潘金蓮對武松的懷思，於是他的幻像即行浮現，這是屬於「未來時態」的形式，這種電影時間的高度運用，說來是一種現代的藝術創作技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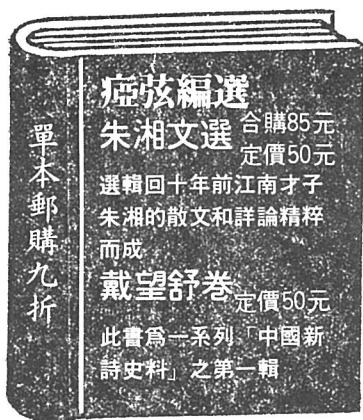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、社會的主題：在這一點上，電影是很能表現出書的精髓來——動亂的時代才會產生淫亂的故事，而這樣淫亂的故事，也只有有動亂的社會中才會產生。

電影為了映襯這一社會性的主題，所以特別強調了故事所發生的時代背景，畫面一再呈現了成堆的屍、烽煙飛升的廢墟，以及荒野的墓碑，使人感受到死亡的壓力，再加上西門慶家中裸程的美女和色情的追逐，完全呈現出了一幅幅躍動着的放蕩淫樂圖，這更使人呼喚到了末日來臨的一種屍臭的氣味。

但電影的結尾，却也表顯了編導的希望，最後的場面是武松及梁山泊諸好漢，策馬前行，高唱戰歌，並把死者予以埋葬，但却把他們的雙手，伸出土堆之外，張着手掌，迎向青天，似在祈求一個安寧而

和平底世界的到來。這較之原書中最後普靜師薦拔羣冤，幻化孝哥兒，月娘過着安定的生活，更具積極的意義。

第四、鏡頭的表現：金瓶梅書中的第一回，寫武松受到兄嫂之邀，而搬進他們家裏，在大雪天他回來之時，金蓮即殷勤招呼，生火、間暖、擺酒、勸飲，終至於向小叔調情賣弄，在電影上，這場戲拍得相當動人，不同的是影片裏加以誇飾，她竟脫衣以待，臥榻而迎，但憤怒的武松立刻推門而出，奔向山巔，在雪花飛舞之中，他拔劍狂揮，這時一系列的鏡頭運用，極具意義，只見鏡頭由遠景迅快的推近，攝取他發洩情感的中近景，然後又跳接室內牀上光潔的金蓮，鏡頭再迅快的推近，攝取她渴盼着的表情，就在這內外二景，男女二人之間



單本郵購九折

症弦編選

朱湘文選

合購85元
定價50元

選輯回十年前江南才子
朱湘的散文和評論精粹
而成

戴望舒卷

定價50元

此書為一系列「中國新
詩史料」之第一輯



洪範書店

楊牧著

合購80元

柏克萊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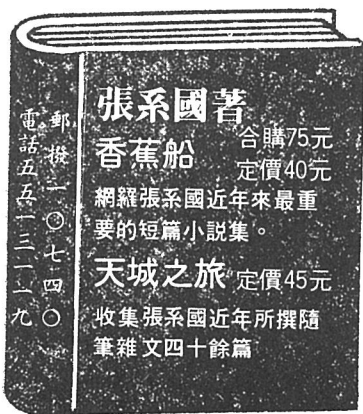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45元

楊牧第一本隨筆散文集

葉珊散文集

定價45元

楊牧在「葉珊」時代抒情
散文的總集



郵掛一〇七四〇
電話五五一三一九

張系國著

合購75元

香蕉船

定價40元

網羅張系國近年來最重
要的短篇小說集。

天城之旅

定價45元

收集張系國近年所撰隨
筆雜文四十餘篇

，利用短鏡頭的組合，交錯着急速連續的映寫，強力的表達出了一股慾的火苗與人性的掙扎，以及揉合着蕩女和武士的複雜心意，這鏡頭的表現效果，實在較之文字的平面效果，生動得多，感動得深。

金瓶梅一書的性遊戲場景，被認為最著名的是「潘金蓮醉鬧葡萄架」，電影上也刻意來經營這場戲，那是一個夕陽將殘的晚天，一串串紫色葡萄，襯着四周青翠欲滴的

花葉，鏡頭特別講求着構圖的景色，以美景來烘托美色，吊着裸脫的金蓮，戲弄含羞的春梅，從拍攝的角度到畫面的呈現，給了人一種輕柔清麗的感覺，而沒有一股粗俗底「肉的」感覺，導演是消化了原書的含意，而讓影片能在「脫俗」之外，再賦予一層美感。

這「金瓶梅」的電影，在日本也列為成人電影，我們可以看出這片子不是一些庸俗之流，所能够拍

出來的，大和屋竺與若松孝二均屬日本的新一代，他們曾參加地下電影運動，對電影藝術的追求，有着無比的熱情，以一個外國人來拍我們的作品，不管再怎麼認真，總會覺得隔了一層，試想畫面上是宋徽宗時代的背景，人物也穿戴着宋朝的服飾，但他們却是說着日語，乍看之下，確有幾分滑稽之感，不過若就製作的態度和內容的表達，我們仍應該感到滿意。